

卷九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信精靈能變幻

七化七本無涯

話說大

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

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

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

不樂害

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

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個大燈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在真快

向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道

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好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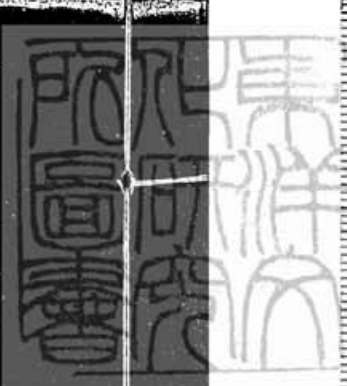
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七得像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109(5)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之九

第十七回

博平縣張鴛祈雨

五龍垓左點鬪法

春三夏四好栽秧

萬目懸七盼雨暘

但願太平賢宰相

用心變理免災傷

話說張鴛聞得博平縣有個老道姑登垓祈雨心疑是聖姑七在彼一溜烟跑來進得博平縣城門只見門內懸挂着一道榜文旁邊小杌兒上一個老者歎七的坐着雖然往來人眾站住腳頭看榜的却少張鴛走上一步從頭念去道

博平縣七令淳于 為祈雨事本縣久旱田業拋荒多方祈禱無應如

有四方過往不拘何等之人能設法降雨救濟生民者揭榜前來本縣

待以師禮雨降之日本縣見斂就一千貫文在庫即時酬謝決不輕慢

須至示者

天聖三年四月

日示

張鴛看罷向老者拱手道貴縣幾時沒雨了老者見他道貌非俗忙起身



科 2996

答應道自去年十一月起到今並無滴水將有六個月亢旱了張鴛道聞得有個遠方道姑揭榜祈雨這信可真麼如今在那里老者把雙手一攤姓奚自號神仙有五十多歲的人跟隨的徒弟男七女七共有十來個女的叫做仙姑男的叫做仙官據他說是大萬谷樂總管府來的善能呼風喚雨初時揭了榜文縣主相公好不敬重他要離北門十里之外擇高阜處建立雲壇名為五龍壇裝成青黃赤白黑五色龍形接方擺設又逼勸縣主相公要地方上一千貫錢酬謝斂足了錢貯庫方始登壇縣主一一听允他行的是月亭之法各坊各里都要呈報懷孕婦人的年庚憑他輪算一個為魃母腹中有旱魃不由分說教縣裏拏到壇前這道姑上面坐着指揮徒弟們鳴鑼擊鼓噴水念咒弄得這婦人昏迷將他剝得赤條條的倘在一扇板門上雙腳雙手和頭髮共用五個水盆滿上盛水浸着一個仙官對了北方披髮仗劍用右腳踏在肚子上口中不知念些什麼言語其餘男女徒弟也有搖旗的也有打瓦的紛七嚷七亂了一日這懷孕

婦人悔氣弄得七死八活天上絕無雲影日色沒了只得散場托言龍王今日不在家明日管教有雨教縣主出三貫遮羞錢與那孕婦的丈夫責領回去到第二日又輪一個魃母要拏到壇前行事眾百姓憤氣不平登時聚集起三四百人丟擲頭鄭瓦片喊声如雷要打死他師徒們這奚道姑慌了和他一夥改換衣服從壇後逃走了去縣主也不追究另拿這道榜文各門張挂老漢是本地方里正怕有揭榜的前來只得在此看守張鷺呵七大笑道原來如此貧道拏着一刻工夫與你們祈一壇甘雨要子則個說罷將榜文一手揭了老者上前扯住道你大膽揭榜敢是真正有些本事麼休得要大話小結果只有頭兒沒有尾兒學那女神仙壇前上去壇後逃去張鷺道你們要多少雨恁般大驚小怪老者道只要三尺甘雨高下俱足了張鷺笑道我只道要倒翻江底掠盡海嶽這還費貧道幾個時辰的躊躇只這點七雨水有何難哉當下老者將杌子寄放人家就引張鷺從縣前一路而行百姓們看見里正引個道人進城想情定是揭榜祈雨的什麼歡声都跟來看原來博平縣將有六個月不雨亢旱非常

怎見得但見

河底生塵田中圻縫樹作枯焦之色井存泥濘之漿炎比白日天如怒
日之威滾比黃埃草欲垂頭而臥擔錢換水幾家奪買爭先迎客欸茶
多半空呼不出渾如漢詔乾封日却似商牲未禱時途中行客喝如焚
泉底眠龍鞭不起

本縣也有幾個寺觀僧道們各依本教科儀設醮修齋念經祈禱縣令淳
于厚每早上往城隍廟行香一次全無應驗百姓起個口號道朝拜暮拜
拜得白頭乾晒朝求暮求比得滴水不流縣令也沒個主意了只得由他
這日行香過了早堂方畢退在私衙安息只听得堂上一片声喧嚷將堂
鼓亂搗慌得縣令冠帶不迭便服跑出後堂來門子稟道今有遠方道人
揭了祈雨榜文百姓簇擁前來縣令分付了里正率領百姓們在門外伺
候單請道人後堂相見張鷟左手提着荆筐籃兒右手持鼈壳扇子飄然
而進見了縣令放下籃兒道個稽首縣令慌忙回禮問道先生高姓尊號
從何處來張鷟道貧道姓張名鷟別號冲霄處士從海上到此適見榜文

祈雨特來效勞縣令道先生行的不是月孛法法張鷟道不是月孛法是
日黑法不弄黑了日頭怎得下雨縣令也笑起來又問道北門外見築得
有雲垓不知可用得否張鷟道既有見成雲垓便用他罷縣令道約莫幾
日之內可以致雨張鷟道早上垓早有雨晚上垓晚有雨縣令因奚道姑
出醮了一遍不甚准信便道先生誇得好大口只不知還用甚法物好先
准備張鷟道並不用甚法物只教本縣各寺觀祈雨的僧道先去掃垓伺
候縣令道這却容易下官今晚分付停當先生暫在城隍廟中一宿明早
登垓便了張鷟道但憑尊命只是一件隨分空閒公館貧道暫歇一宵若
到城隍廟去恐煩神道接見彼此不安縣令道公館儘有口雖答應心下
不爲然張鷟早已知覺故意道貧道今早枵腹而來求些現成酒飯縣令
道要酒儘有只是素齋張鷟道貧道慣喫酒的是鮮肉却不用素縣令道
寔不瞞先生說只爲祈雨一事有三個多月禁屠下官只是蔬食要鮮肉
却不方便張鷟笑道官府斷屠從來虛套常言道官禁私不禁只好作成
公差和里正尊官君不信時縣東第十三家呂屠家裏今早殺下七十斤

大猪間壁孫孔目為兒子週歲請客買下十五斤見今煮熟在鍋裏又縣西顧酒店夜來殺羊賣還剩得一隻熟羊蹄將蒲草蓋在小竹籠裏放在牀前米桶上可依吾言語問他說縣令道不信有此事當喚道日買猪肉五斤羊蹄一隻當道的去不兩家初時抵賴不承被小的如言不敢取縣令道先生是什麼數學曉得先生不比常人刮目相敬少二十來個大鑊匕和猪肉羊蹄一禮了大碗大塊只顧吃霎時間吃兒口裏說道蒙賜已點過心了到這樣會吃的好副大腸肚縣令背般大腸肚怎配得這付大口張鴛不小只見這小厮的面點朱唇一時

客買下十五斤見今煮熟在鍋裏又縣一隻熟羊蹄將蒲草蓋在小竹籠裏放在官府不計較你平價買他的必然肯與辦的依着先生言語問那兩家要回買多時把猪肉羊蹄都取得來回話道那說破他便心慌即便將肉送出連價也恁般靈驗張鴛道個中而已縣令方纔停當道的暖到一大鑊酒約有六七斤行兒擺着桌上張鴛拱手道貧道不為個風捲殘雲只剩三個空盤子一把壺廟中却又錯飯眾人都唬歎了道沒見後立個俊俏小厮便接口要道不是這所見便把這小厮一指說道你的口也

圓的好似一隻朱紅漆碗開了再合不下又說不得話只是墮淚原來這小厮纔一十五歲髮方覆眉生得清俊是縣令相公極寵愛的一個親隨縣令見他作怪已知衝撞了先生之故慌忙作揖謝罪道先生可怜他年小不知事看下官薄面饒恕他罷張鴛道貧道並不曾難為他縣令道這小厮原好副嘴臉張鴛指道如今原好副嘴臉縣令回頭看時小厮的嘴照舊好了一个押司在旁低低的說道這是障眼法兒張鴛已听得却道姓陸名茂張鴛道好個陸押司慌得陸押司縣在一邊去了縣令差人送張鴛到公館安歇早晚酒食自有本館人供應張鴛臨別約縣令早起伺候雪垓行香縣令道這是下官本等自當陪侍當日晚堂縣令分付各寺觀僧人道眾將五龍垓打掃潔淨鋪設齊整明日五鼓都要先在垓上伺候迎接法師又分付本縣吏役侵早取齊又標撥官馬一匹到公館去伺候法師起身當晚闌動了博平縣裏次日東方發亮縣令出堂方欲上轎只見張鴛右手持燈亮扇右手持荆筐籃搖擺進來縣令相見了問道先生何又賜顧張鴛道昨日有約特來

奉遠同步縣令道此去有十里之遙已曾撥馬奉候可會到否張鴛道馬兒見在只是貧道會走不用着他縣令道用過早飯了玄張鴛道用過了縣令道既如此請先行一步下官隨後便來張鴛道貧道不認得雲垓有煩陸壓司作伴縣令分付陸茂好生替先生引路陸押司奉了縣主相公之命緊忙幫着同走一個眼挫忽然不見了先生慌得他手足無措料然不是落後趕上一步看時那先生而去約有二三十里之遠押司道在這里還好倘然遊方道人一時口出大言不能取驗臨時溜去了教我如何回話又或者真個不認得路走錯了縣主先到雲垓也顯得我的不能幹事發狠的趨步上前要跟那先生只見先生在前緩忙而行這里盡力只趕不上不論緊走慢走只差得二三十步見押司走得氣喘只叫喊道先生慢一步小人跟隨不上哩張鴛在前呵哈哈大笑道貧道走不懶慢步你若不上前引路時我走向天上去也不與你祈雨了急得押司捨命又跑眼盼七看住在前再趕不上脚跟有詩為証

遁甲之中縮地高

雖然緩步去程遙

押司饒舌今勞步

要得渾身汗似澆

押司汗如雨下喘做一團只得高聲叫道小人已知先生神術了饒過小人罷張鴛道貧道是障眼法兒有什麼神術押司方纔省得昨日失言之過磕頭謝罪張鴛把手一招分明似磁石引鉄一般不覺立在先生背後了押司一把扯住先生死也不放不勾幾步到了五龍垓上那夥和尚道士已先在了聞得新法師到來分作兩班下垓迎接張鴛看這雲垓甚是高爽四圍樹木成林那奚道姑擺設下的五龍尚在都是竹胎紙糊的塗抹着五色鱗文中間大七架起個油布幔兒設得有桌椅之類少停只見城內城外百姓們紛紛而至何至千數還不見縣令到來張鴛想道這縣令不肯陪我同行却做張做智叫我先走自己要打輪來你為百姓祈雨便步行了這一遍兒也不見失了體面道恁做大我全番且要他一耍便對着二個年小的道士說縣主未到煩你前往一催扯他左手過來自己捻個劍訣在他手心中虛画個符形急教合攏拳頭分付道你見了縣主將便傳吾言請縣主快來迎雨如若遲疑開掌為信不可私自中途開看

又脫下他兩隻鞋兒也画個符在鞋底上教他穿了快走如要住脚高聲
喝咄退二字小頭士剛把鞋穿上兩足猶如有人搬運一般不由自己如
風而去約有四五里之程遇了縣主相公頭踏到來喝一声咄退脚便輕
鬆由他收住了只見縣主相公坐下朱青紗幔的涼轎四抬四撮打着青
羅傘行來小道士到轎前跪着稟道法師教請相公快來迎雨縣令道這
般烈日雨在那里小道士捻起拳頭對縣令道恐相公遲疑命小道開掌
爲信說罷把拳頭放開忽然一声霹靂從掌中發起轎杠震得平斷嚇得
縣令掩耳不迭面如土色直跌出轎來衆人七顛八倒連小道士也驚歎
了停了一會縣令正待差人去問因下左近人家或騾或馬借來乘坐只
見一班和尚們又引着許多百姓到來催取縣主上坛行香縣令已喫了
這一樁驚恐不敢遲慢此時只得教左右扶擁步行到坛一面差人回縣
取轎馬到粵坛時候轉身張鷟見縣令到來迎接上所問道相公何不乘
轎來縣令將雷震轎杠之事說了道先生原來有此神通法術今日祈雨
不難乃萬民之有幸也張鷟道不是貧道誇口風雲雷雨是貧道腰囊內

的東西且試個戲術與相公看乞借大傘一用縣令教傘夫將三簷青絹
傘遞與先生上接傘在手旋了兩旋驀地望上攬去喝声起吹口氣這
把傘兒漸上到最高處變成一朵烏雲將日色罩定紅光盡斂衆人
都仰面而看張鷟把手一招這朵烏雲托地墜下仍是一柄青絹傘便透
出一輪紅日縣令心中又喜又怕便請先生上坐要下拜相求速賜甘雨
以救一方之困張鷟道不須過禮貧道十日前從南岷山過遇着大雨貧
道把這些雨雲收得在此今日捨與貴縣結緣罷便向荆筐篋中取出小
小一個葫蘆擺在坛前教縣令焚香拜禱張鷟捻訣念呪作用已畢將葫
葫塞口拔去輕上用盤壳扇一連幾搨只見坛前起陣大風一股黑氣從
葫蘆中出被風刮起直透九霄變成一天濃雲張鷟將葫蘆收了走到那
竹胎紙糊的黑龍旁邊分付道黑龍上助我神通乘雲宜速行雨須洪
甘霖三尺慰彼三農順我者吉逆我者凶只見那黑龍鱗鬣俱動忽然騰
空而去須臾之間閃電亂發雷声激烈拳頭般雨點打將下來嚇得百姓
們四散都走了縣令也要下坛奈縣中取轎未到只得同吏役及僧道們

在布幔中住扎頃刻大雨如注幸得布幔是熟油漬透的又架在高阜雖
免得上漏下涇四旁却無遮蔽眾人將桌椅都側下遮雨也有帶得遮陽
傘兒的迎着風兒撐開正在忙亂只見金蛇亂掣霹靂連聲不離雲堦左
右旋轉縣令道敢問先生今日雷神爲何發怒張鸞道想是看中意了幾
個文人哩當下張鸞高声道雷部所吾法旨如有真正貪官污吏破戒和
尚滅行道士方許下擊如無此等速宜退避那霹靂愈加連聲不絕慌得
縣令先倒身下拜目陳悔過以下吏役及僧道們那一個說得嘴响的都
看了是雷公的拜做一堆笑得張鸞眼花沒縫約真一個時辰雨声方歇
雷電亦止衆人方纔放心爬將起來向城下一望落得山鳴川响池滿溝
盈足也有三尺甘雨縣令剛在那里稱讚先生之功只听得城下有人厲
声喝道何處初學敢在此施逞伎倆恐嚇衆人莫非耍詐這一干賞錢賞
玄張鸞看時却是一個痴足道士生得身材矮小衣服腌臢提着一根青
藜杖從大雨中一步七拐上城來渾身無一絲沾溼到得城上放下藜杖
操着手與縣令稽首縣令和衆人俱各駭然張鸞道貧道捨一城甘雨救

濟生說你這乞道到此溷擾敢與貧道開法玄痴子笑道諒你有什么法敢
與師父賭鬧張鸞大怒便把鬘壳扇子一丟喝道快去打那乞道只見那
把扇子冉冉而行逕奔那痴子頭皮上來痴子呵哈哈大笑把頭一擡這頂
破頭巾望上趨兩趨撲的脫了頭去迎那扇兒分明兩隻老鷹相撲一上
一下痴子喝声拐兒何在只見地下橫着這根青藜杖忽然躍起一步七
跳去打那張鸞七把袖一拂身邊這隻荆筐籃兒離地相迎如藤牌架
棍一來一往衆人都嚇得躲在一邊連縣令也不敢上前了兩下賭鬧各
無勝負都收了法術張鸞大怒抖擻精神口中念咒有詞舉手向北方一
招大呼黑龍快來那痴子听得便把城上黃龍頭上打將一下只見先前
飛去行雨的那條黑龍半雲半霧飛向城來這里黃龍鼓鬚張鱗就地騰
起迎住黑龍空中相鬪自古道土能尅水黑龍敵不過黃龍張鸞又叫青
龍快去相助痴子又把白龍一掌那青龍騰飛起去白龍又去迎住惱得
張鸞咬牙切齒急喚赤龍幫助五條龍向空中亂舞正按着金木水火土
五行互生互尅攪做一團狂風大起布幔架子都吹倒了衆人正立脚不

住忽然走出一個和尚耳墜金環身披裂火袈裟手中托一個水晶鉢盂這和尚正不知那里來的喝道二位同道中休得自傷和氣待貧僧與你勸解則個將手中水晶鉢盂猛力一拋向空中變成五采明珠一顆那五條龍都來戲這顆成團作陣而去珈珠子已認得是蛋子和尚暗喜歡彼此俱不說破只見和尚舉手道二位賭法沒有勝負那一個取得水晶鉢盂還了貧僧就斷他是師兄張鴛和痴子齊聲應道有何難哉兩個嘿念咒語都收了法術那五條竹胎紙糊的龍形依然復還舊處恰似不曾移動一般又不見他那里飛回的只見張鴛袖中取出一個水晶鉢盂送還和尚痴子道他是假的那真的還在我處果然向腰胯間取出一個來大小一般無二那和尚都不接受却在自已袖中摸出鉢盂來笑道貧僧的見在二位休得相戲原來張鴛的鉢盂是袖中葫荈變的痴子的鉢盂是腰間榔瓢變的一見真鉢盂出來二物都還本相各大笑都收去了張鴛心下也自駭然想道這乞道的本事不弱於我又不知那里走出這莽和尚來更是利害有詩為証

孫龐聞智非為敵

楚漢爭鋒未足誇

爭似雲垓齊鬪法

大家看得眼睛花

只所得垓下人語嘈雜百姓們絡繹不絕人執幡來迎法師進縣轎馬也都到了縣令方敢出頭門接道適纒下官見三位師父手段俱有驚天動地之術故相上下依下官說三教同源休爭客氣都請到敝縣下官一同尊禮備得有馬匹在此各請乘坐幸勿推却痴子見有馬在垓下便要去乘張鴛終有些不平之意明欺他是痴脚一把抓住道我們不許乘轎大家步行賭個遲快痴子道足下莫非是蛋子張鴛道如何是蛋子痴子道不是蛋子怎的放了馬步行眾人都笑起來縣令道既三位不肯乘馬下官禮當陪步蛋子和尚道地下泥濘官府們不可失了觀瞻貧僧同二位道友先到貴縣相候說罷牽了兩個道人的手步下垓來眾百姓起初只認得祈雨的一位師父如今忽然又添了一僧一道正不知那里來的好生怪異紛紜的分開兩邊讓一條路與他們先行蛋子和尚在前張鴛居中痴子在後走不多幾步痴子故意拐着道二位慢行地下好不

難走哩張鴛正中其意批着蛋子和尚越走得快了只听得後面叫声阿呀回頭看時路傍有個小水潭茄子右脚陷入提得起時左脚把滑不住撲通的倒撞下水去了張鴛口稱慚愧蛋子和尚道莫管他且到縣裏等他便了比及兩人進得縣門只見縣堂上一個人拖着青藜杖拐將不來口中叫道二位如何來遲張鴛看了驚極那人非別正是茄子方知撞下水潭乃是水道之法張鴛到此心下纔服到縣堂上重新講禮方纔動問名號茄子道貧道姓左名黜因爲左腿損傷改名左痴法侶中都稱貧道是痴師這位就是我師兄號叫蛋師幼名蛋子和尚便是張鴛道二位莫非是在楊巡簡家與聖姑一同修道的痴子道足下何以知之張鴛道貧道曾到永興地方多曾听得人說起大名只是無緣會回今幸相逢多有冲衝說罷便拜下地去蛋師和痴師兩個慌忙答禮問道師兄是誰張鴛敘了名號蛋子和尚道原來就是冲霄處士聖姑甚想相會張鴛正待叩問報道縣令回來那縣令已知衆師父們先到便下了轎步入縣門這班和尚道士及百姓們都隨進來縣令教鋪下紅毡先請張鴛拜謝

張鴛不肯縣令道下官爲萬民屈膝禮之當然而下再三謙讓纔拜了兩拜次請那兩位相見那兩個教收起紅毡賓主作揖階下這班僧道及百姓們齊拜倒歡声如雷張鴛安慰了幾句言語教縣主發付他回去知尚自去做回向功德道士自去殺雞謝將其餘百姓各自散歸縣令預先分付備有桌席擺在後堂管待三位縣令尚不知蛋子和尚及左痴師名號到後堂一動問都是張鴛代答縣令道先生如何曉得張鴛道原是平日最相慕的恰纔說起方知縣令笑道下官勸三位休爭客氣正爲此也既然三位都是神交今日之坐下官不敢僭序請三位自定位次蛋子和尚道張先生今日有功之人自宜首席縣令也是此意張鴛謙讓不過只得允了茄子讓蛋師坐了第二位自家坐了第三位縣令下面陪席縣令道蛋師莫不奉齋么蛋子和尚道蠶素不拘縣令暗想道是不曾見這一般和尚道士當下酒過三巡食供而套縣令起身把盞教取一千貫文支帖親手遞與張鴛道此乃地方薄酬休嫌輕褻鶴駕行時但憑支取庫上卽當賚送宋朝那時一貫錢值一兩銀子一千貫便值千兩就是千兩

銀子一個人還帶不得況且千貫銅錢如何領得縣令也是有言在先了
 盡個人情算定那先生必然推辭的就受也受不得許多誰知張鷟正待
 推辭茄子向耳邊說道這錢財他日正有用處可以受之張鷟點頭便討
 紙筆過來寫道暫寄博平縣城隍收庫就央本縣庫吏將這紙燒在廟中
 香炉之內這一千貫錢抬至神座下放著縣令嘿然半晌只得教庫吏來
 分付庫吏答應去了心中想道那見城隍替人掌財就是送去也乾被人
 取用了趁此黑夜抬回家中看他怎地又想到這一千貫文非同小可掩
 得誰人耳目況且官府事情倘在城隍廟中查問却不穩便我且抬到廟
 中與道士通同商議大家八刀若官府問時只說城隍爺收去了那里查
 帳好計好計當夜喚起人夫大扛小扛抬那一千貫錢到城隍廟正殿中
 間先對道士說知把法師親筆焚過然後將一千貫錢堆在香炉兩邊如
 兩個土堆相似庫吏私與道士約定黃昏後面大家計較八刀庫吏回復
 去了道士忽動了欺心想道常言見物不取反受其咎見送在我廟裡的
 錢財如何却與別人分用廟後有個大魚池不免喚徒弟們相幫陸續運

去撇向池中總算做城隍爺收去無形無跡却不乾淨等待久後從容取
 出受用連忙開了廟門喚齊了徒弟收拾家火準備扛抬道士纔拿得一
 貫錢在手覺得手中蠕蠕欲動提起看時却是一條赤蠅蛇慌忙撒手徒
 弟們發起喊來只見兩堆錢亂動都變做蛇成團結塊滾向神厨中去了
 此時五月十四日雨霽後月色倍明只听得敲門响開來看時正是庫吏
 道士便將交蛇之事告訴了庫吏那里肯信取火把向神厨焰看並不見
 一條蛇影庫吏認定道士將錢藏過各處搜索無獲心甚不平遂將此事
 訴告在縣上官執法審斷明白打了二十板草出道士逐出廟門不許容
 留這是後話有詩為証

庫吏心貪道士乖
 八刀無成才丁有

欲圖千貫作私財
 不是天災是自災

再說張鷟等三人直吃到月明時候起身謝了縣令作別要行縣令道三
 位既蒙降重屈在公館同宿一宵來日還要請教蛋子和尚道貧僧有個
 茅菴敢屈尊官同往隨喜一回縣令道琳官何處蛋子和尚道離此不遠

縣令送出前堂蛋子和尚道告求淨水一碗小厮取水到來蛋子和尚接
得在手口中念呪含水向下一噴只見階前一片水响變成江湖波濤洶
洶印月如銀左點向腰間解下柳瓢撒下變成一葉扁舟只因這番有分
教左道成羣斂出生死公案冤家相遇翻成貧富波瀾不知三人乘舟往
何處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張處士乘舟會聖姑

胡員外冒雪尋相識

五行生剋本窮然

一氣靈通萬法圓

噴水成江瓢可渡

更於何處覓神仙

話說蛋子和尚噴水成江痴師將柳瓢擲下化成一葉扁舟要請縣令同
登縣令看這船時從頭至尾沒八九尺長如何容得多人再三推辭不肯
蛋子和尚讓張鴛先下坐在中間蛋子和尚在船頭痴子在船尾三人向
縣令拱手稱謝張鴛盪起鸞壳扇如風帆一般長嘯一聲如飛而去轉眼
之間船與水都不見了依舊堂下階前甬道塞門光景驚得縣令目瞪口呆
呆恰似做了一個怪夢雖然求了一炷甘雨救濟萬民却擔了無限的小
心驚恐不知是仙術還是妖術好難判斷怕他們又來纏擾分付將五龍
垓廢了三日之後各縣傳聞博平縣有個遊方道士立刻致雨他都在充
旱之際紛紜的備禮來迎濮州知州也有文書下縣令淳于厚瞞不過
了只得含糊將不識姓名僧道三人前後祈雨鬪法及登舟而去許多奇

異事跡備細申文回覆知州見請不來甚不歡喜各縣自去求雨不應見博平縣雨足都懷妒忌又來知州面前大家亂嚷道據文書所說分明一駭妖人縣官不該與他接續恐情熟生變有累地方知州听信反將博平縣嚴飭着他體訪妖人姓名窟宅一面將事情申報樞密院去樞密院奏過朝廷東京地方廣闊恐有妖兒潛住為禍出榜曉諭遇有踪跡詭異者即便報官不許隱蔽從此東京傳遍遊方僧道俱不敢入城後人有詩嘆淳于縣令之枉詩云

陰謀忌嫉起同寮

祈雨無功反坐妖

只為畏途公道少

高人直欲老漁樵

話分兩頭再說張鴛等三人坐着小船遇風而行霎時到岸蛋子和尚引着張鴛先走痴師後行不多步到了一個所在茂林修竹鶴鹿成羣中間閃出一座精緻茅菴來張鴛問道此是蛋師習船之所蛋子和尚道生不習禪亦無常所閒雲去住偶然而已張鴛嘆服蛋子和尚向痴師道張先生在此何不請聖姑來相會痴子仰面對月連叫三聲聖姑只見月

中飛出一道金光忽地墜下變成一個老婆子那婆子生得蒼形古態髮龐眉頭戴星冠身穿鶴氅真個有飄然絕塵之相張鴛已知是聖姑便上前道名稽首聖姑口稱先生慌忙答禮兩下答敘相慕之意聖姑姑看那張鴛身長七尺偉幹脩髯面如噴血自若朗星丰神自覺凡人不同暗上稱奇當夜月白如晝四人都進菴坐定上邊聖姑居首張鴛居次痴師旁坐蛋子和尚在下相陪聖姑問道小女婿見何處與先生相會張鴛便把一十三年前淑景園中風吹媚兒下來直至胡員外家投胎養育備細敘了一遍聖姑稱謝道若非先生始終用情吾女永絕人身矣又對痴兒道可記得嚴三點之言乎真神医也張鴛道莫非益州嚴半仙玄聖姑道先生也曾會來張鴛道貧道曾在東京一個宦家竊得一丸催生藥送與胡員外家媽也意其產厄曉得是半仙堂嚴太医家來的但聞其名寔未會面痴師道你們丟了正務不說却講閒話張鴛方纔問起貝州之事聖姑也把夢中遇見了武則天娘一段說話敘過又道此乃天數不可強也張鴛又題起胡家女兒王家后之語今在胡員外家

托生上半句已應了，只不知王家后是如何聖姑。七道他日到貝州，自有分曉。張鴛道：「此事何時起手？」聖姑七屈指道：「從此去一十五年，真人方出。」先生乃第一起手之人，幫助的尚該有幾位。且看緣分如何。大家去用心，招引以成其功。說話良久，蛋子和尚喚小沙彌看茶。菴裏面走出一個清瘦小沙彌，手捧朱紅托子，托山杏子一盤，比梨還大，比橘還黃。蛋子和尚道：「此臨淄所出金杏，漢武帝最愛之。至今土人稱為漢帝果，聊當一茶之敬。恰好是八枚金杏，四人各取二枚食之。」只見小沙彌在旁看見眾人喫杏口內流涎，把朱紅托子失手墜地，打得粉碎。蛋子和尚大怒，一手提起小沙彌，步出中庭，拋向半天裏，去在空中打滾。張鴛方欲上前勸解，那小沙彌從空墜下一声响亮，直挺挺的在地下不動。張鴛看時，却是一根齊眉短棍，再看朱紅托子，乃是石榴花一簇。聖姑七喝道：「大匠面前何須弄斧。」這句話明是說張鴛同是法師，不可相戲。張鴛道：「蛋子神通廣大，非某所及也。」此時月色西沉，東方將亮。聖姑七起身道：「老拙今往東京看女了，不時相喚，便得聚會。」說罷騰空而去。張鴛等三人一時俱散，不知所之。

詩為証

茅菴夜月清如水

自去自來真自在

偏稱幽人促膝談

如斯妙法幾人探

續表
六回
十三

再說東京胡員外請個學究先生在家教永兒讀書。這永兒聰明智慧勝於男子，讀過的便會講過的，便知看七長成十三歲，生得一貌如花，又且寫算皆通，伶俐無比。多少一般樣的員外人家，慕他才貌，央人說合，欲聘他為媳婦。胡員外過于愛惜，揀來揀去，只是不就。正是婚姻前註定遲，早不由人不在話下。且說聖姑七自到東京，在胡員外家前七後七串了好幾遍，只是來去無踪。他家那里知到自己看見永兒長大，聰明心中歡喜，欲把法術教他，又想想他處這般富貴好日子，深閨繡閣如何相見，便相見時他如何肯信心學道，不如使個神通，把他萬貫家私攝去，弄得他流離困苦。那女兒到十分窮困之際，然後設法誘之，無有不從。不題聖姑七再說胡員外家，每年八月中秋，整備筵席，請陳學究玩月飲酒。其年因永兒年長，陳學究辭去了，沒有外客，分付備酒在後花園中八角亭子。

光陰處處

却說

△唐月只因這日
起有分交胡員外
并做了家不充
食不充口多吐
致多說三三光
死心是

福臣說今夜有
禍不單行自
△唐月只因這日

△唐月只因這日
起有分交胡員外
并做了家不充
食不充口多吐
致多說三三光
死心是

上至親三口兒賞玩那一夜天色清明東方月色如一個玉盤推起但見桂華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焰萬里如銀玉兔映千山似水一輪皎潔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團圓解使乾坤明白影搖曠野驚獨宿之棲鴉光射幽牕焰孤眠之怨女冰輪碾破三千界玉魄橫吞萬里秋此夜一

胡員外也打發各解庫掌事的及主管各人回家當中秋分付院子俱各牢拴門戶仔細火燭自己同媽也永兒三口到後花園中八角亭子上來坐下飲酒只用奶子侍婢伏事並無主僕之童看也坐到天氣只見門公慌忙來報道員外禍事員外這禍從何來事在那里明公道外面中間這個解庫裏火起員外和媽也永兒吃那一驚不小都立下亭子來看時果然見好大火恁見得這火大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勢難當萬個水盆敵不住驢山頂上料應裏如逞英雄楊子江頭不弱周郎施妙計氣氣紫霧騰天起閃爍紅霞貫地來樓房好似破灯笼土庫輝如鉄炮杖

這火從解庫中起延入中堂內室若是一層七的次序

整備這火是聖姑也使神通降來的天火能穿牆透壁倒柱崩梁就是炮杖上的梁線也沒這樣傳遞得快更兼刮起大風也隨火勢火起風威必必剝也只顧燒着員外跌脚叫苦呼神道喚祖宗一面教奶子侍婢開了後門喚院子們傳話願出重賞倩人救火一面教家中男女到內堂裏面搶些細軟家私緊要箱籠那夥地方隣里初時也有許多人擗鏡鉤擔水桶似馬蟻一般的緣梯上屋那里救得火滅一時間火頭透起如天摧地裂之聲眾人發聲喊都走了前後一周圍房子頃刻之間變做個烟團火塊男女們一個也進步不得媽也和永兒慌得抱頭而哭員外見他母子悲切到去安慰他道你兩個不要慌便燒盡了也窮我們下半世不得見鬼火焰騰也越熾熾整也日燒了一夜三口兒只得在八角亭子上權歇等天明起來叫人去爬火地盤眾人去爬看開了口合不得睜了眼閉不得常言道人雖有千算天只有一算天若容人算世上無窮漢胡員外不想被這場天火烧得寸草皆無前所後樓通路當房側屋都燒盡了只指望金銀器皿銅錫動用什物雖然燒洋了也還在地下收拾攏來還有

心把房屋燒盡
真外家媽也此
歌兒

個小兒家私教人爬看時不料都被聖姑攝去上半世有福受用如今福退了滿火地盤爬看並沒尋一絲兒處直個是百萬豪家一焰窮胡員外家三口兒就在亭子上住下那夥掌事主管都辭去了家中男女們沒屋住沒飯吃只得都打發出去存幾個了頭養娘不免轉賣與人家因媽媽平昔吃醋撚酸使喚的都是這些下等的花面了頭就賣與人家也不值大錢況且財主性兒還在受不得十分清淡除了煠炭之外其餘那一件不要買的不多時手中用得罄盡了看也早晚三餐都不按濟親朋友處好意的送了一兩遍也索罷休又不免去借些柴米只好一遭兩次一日三七日九半年週歲口內吃的身上穿的件件皆無與人作中情願將空地賤價賣與左右兩隣又道天火燒過地十年沒生氣地經天火燒十年害枯焦有這些俗忌那個要他看也窮得藍襖去求告舊時相識在家裏的只說不在日常裏認得的只做不認得街上撞着也把扇兒遮臉只當不着見自古道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又道是行得春風便有夏雨胡員外平日問得一盤十得十盤百原是刻苦做家的人說

起窮似他的一輩不曾受他一分恩惠若與他一般樣的財主常時你知我意到今日還有喜談樂道的誰肯道個可憐二字就是說舊時相識總為他有錢有鈔相板來往的那里有是心腹管鮑之交所以有行止的窮漢反有人扶持他起來沒下梢的富家往也一敗塗地那胡員外住在亭子上四下又無牆壁遇着晴天還好倘然風雨雪落怎地安身不免搬去不厮求院子裏住就似於今孤老院一般時逢仲冬彤雲密布朔風凜冽紛紛洋洋下一天好大雪怎見得這雪大但見

紛紛柳絮片片鷺毛空中白鷺羣飛江上素鷗翻覆千山玉砌能令樵子迷踪萬戶銀裝多少行人腸斷畏寒貧士祝天公少下三分玩景王孫願膝六平漆幾尺正是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愛雪的是高樓公子嫌雪的是陋巷貧民在東京城都這個總落泊的胡員外原是大財主只因天火燒得落難蕩盡了家私搬在不厮求院子裡住正逢冬天雪下三口兒厮守着火炉子坐地日中兀自沒早飯得吃媽

媽將指頭向員外頭上指一指胡員外抬起頭來看見道媽也沒甚事媽道怎的沒甚事大雪下屋裏沒飯米我共你曾豐衣足食享用過來便今日忍飢受餓也是合當指着承兒道他今年只得一十四歲曾見什麼風光來教我兒吃恁般苦楚做爹媽的於心何忍胡員外道沒奈何教我怎生是好媽也道你是養家的人外面却總雪下若一朝半日凍住了急切出去不得終不成我三口兒餓死你趁如今出去見一兩個相識怕告得三四百文錢歸來也過得幾日員外道近來世情你可也知道的今番我出去見元誰是得媽也道然雖如此一日不識羞三日吃飽飯你不出去終不成我出去胡員外吃媽也逼不過起身道且把腰繫緊些個不知是一日半日的事即今的世界只有錦上添花那肯雪中送炭却不是徒手擒虎易開口告人難你們且耐心着莫要看得十分便易說罷合着一包眼淚開了門出去走得兩步到退了三口裏道好冷劈面寒風似箭侵人冷氣如刀被西北風吹得倒退幾步欲待回身轉來媽也又把門來關上了沒計奈何只得盪風冒雪而行走出不斷求院子來告人不

在話下有詩為

彤雲四野雪紛紛

欲乞青蚨贍妻子

滿地瓊瑤路不分

眼前誰是孟嘗君

胡員外要尋相識顧不得羞只得在舊宅左近街坊串走這市上人多有認得的見他來時點匕撈匕道這便是財主的下場頭了也有輕薄的低低唱道胡員外天降災好日去了惡日來又有曾在解庫內吃虧過的便道出等輕人等重假紋出真紋入世間只有開典當的欺心只願一個匕像胡家老兒見世受報胡員外低着頭只顧走劈面撞着一個人手裡拿柄小傘叫一声員外這雪天那里去胡員外看時却是舊時請在家內教承兒經書的陳學究先生陳善胡員外滿面羞慚作了揖便道瞞不過學究家中實是艱難只得出來尋個相識則個陳善道既是窘乏時如何不去投奔四牌坊下那一個胡員外問是那個陳學究向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兒胡員外大喜拱手道全仗學究先生扶持陳善道當得就把胡員外扯向小傘底下一片遮蓋了胡員外趁着傘復身從舊路轉南向西四

牌坊大門樓下投那個人家原來那人姓糜名必達東京人氏原是一個閒漢出身因得了樞密院一個官員的心扶持他做個提轄三年前要謀陞遷缺少些使用因是陳善的故友曉得他在胡員外家教書托他去借了三百兩銀子湊辦衙門營幹得陞冀州都監之職做了二年有餘因與同僚不睦改調青州赴任順路帶家小家中看也回家總得兩日當初借契上曾有保人陳學究花押今日胡員外雖然火燒沒了文契且喜保人見在況且是恩債萬無不還之理今日陳學究正去拜望有他引進却不兩便所以胡員外欣然而去到得門首多少官身私身一出入好不鬧熱也有管門的門公一見員外衣衫藍褸分明像個乞丐模樣咄喝起來誰肯放他進來陳教授分說也不作准只得把小傘與他教他權且站在街頭等我進去見了都監必然相請衆人又道街頭上站立個教化模樣的人壞他官府體面直趕得他在對門簷頭去了却說陳學究進所去與糜都監相見敘了些寒溫賀喜的說話茶罷糜都監請陳學究到書房中寬坐陳善道還有個朋友在外面特來奉拜糜都監道是甚人陳善道原

與都監有往來的叫做胡大洪糜都監道莫不是平安街上開解庫的胡員外亥陳善道然也糜都監快教請進來家僮忙傳話出去請胡員外進來相會門公道從不見有什麼胡員外到來胡員外在對門簷頭下所得了便走過來說道則我便是胡員外衆人笑道走盡了四百軍州也沒有你這個員外你這副嘴臉也叫員外時像我們都該叫尚書了門公把他攔住不放進去胡員外便高聲叫起陳學究來只見宅裏走出一個老漢姓留名義是糜家的老蒼頭爲人老實忠厚向來跟在任上近日方回當初糜必達在胡員外家借銀是他經手擔回也往來了好幾遍今日員外雖然改樣面龐兀自認得便喝住門公上前迎住員外胡員外便將遇難的大畧并今日來意對他說了留義道家主相請定有好情便引着員外到廝上來陳學究望見慌忙起身那糜都監看見是個藍褸秀漢便有欺他之意竟自坐定胡員外走近椅子邊恭恭敬敬的作個揖道尊官久違了糜都監在椅上把手淺匕一兜又依舊坐下問陳學究道此位何人陳善道就是胡大洪員外糜必達故意眯着眼睛覷了一覷便道一別三年

竟不相認了也不另作個揖口裏叫聲請坐又不看椅到是陳學究半宿
午主的拖把椅子在上面同坐了胡員外見糜都監不言不語只得先開
口道在下有句不識進退的話奉告糜都監只做不知問道有何見教胡
員外道當初三年之前在下還開解庫家事頗裕尊官曾有個券約與在
下借銀三百兩契上加二起利尊官榮任冀州在下並不敢啟齒近因在
下命運窮困遭了一場天火燒得罄盡寸草不留食缺衣單實難度日幸
遇尊官高轉回府特來拜謁利錢已不敢計較只見賜本銀與在下爲營
生之資恰似尊官施惠一般糜必達道下官初任提轄時曾借過百金使
用也沒借許多到冀州一年本利都寄還了那里又欠什亥銀兩胡員外
道貴人多忘事寔是三百金並不曾見還糜都監道既是未還必有借券
取出來看便知胡員外道借券已被火焚了指陳學究道見有保人在此
爲証陳善道是學生經手的果係未還想都監錯記了糜必達就變了臉
道聞說常言道有文便不開口既無原券有何憑據你兩人口裏說三百
就是三百若說三千就是三千亥陳善還只道偶然忘記了便道都監休

要執意天理人心有則有無則無請自慢也思量胡員外陪着笑說道如
今在下也不敢說三百二百但憑尊官齎發些便了糜必達大怒立起身
來說道你兩個一吹一唱同謀同夥硬要人的錢鈔好沒來由你若原
契時三千兩也還你沒有原契休想半文破錢到手說罷一直走進內宅
去了老家人留義先前見家主口氣不好只恐問他一句時有無難好答
應預先躲過到是有些良心的却在大門口相等只見胡員外和陳學究
氣忿忿地走將出來留義道員外要休着急容小人從容向家主再稟定
有處置來了這半日想飢餓了若不嫌小人下賤請到店上吃三杯便
教授同去走遭何如陳善一肚子氣那里要吃留義的東西見胡員外面
有飢色只恐自己辭了連累他也没得吃只得到扯胡員外勸他同走留
義引着胡員外陳善到左近處一個僻靜酒店內來胡員外這番真個是
絕處逢生死中得救正是飽食三餐非足貴飢時一口果然難畢竟胡員
外怎的回家且听下回分解